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征文(第三季)

雨水润蕊生命源

刘文勇

雨水到,预示暖春将至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雨水的解释是: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古籍《礼记正义》中说:“谓之雨水者,言雪散为雨水也。”雨水时节,大地变得湿润,草木开始萌发生长。

雨水,上天情书。淮河大地迎来雨水时节,雨水飘洒,雨滴纯粹,饱含柔情。雨水洒落,滋润万物。滔滔淮水,乃上天神泉,和百药,润万物。天上云层垂落,韵脚透明,蓄满新绿。雨水柔柔地飘,轻轻地洒,简洁得没有丝毫杂念。蚕丝般细腻的洁白雨丝,微微的、细细的、雾蒙蒙的。小雨丝既不震天撼地,也不搔门撼窗,如丝如缕、无限缠绵地萦绕着淮河大地。于是,八公山连绵崇山雾雨茫茫,森林公园满目绿意,洁净又清爽。绿色雨水,是润花使者,桃李梨儿们如含羞迎春的少女,繁忙地准备着向春献礼。山峦、沃野、田埂、路边的五彩缤纷的野花儿,赶趟儿似的,你拥我挤地示美绽放。红的红、白的白、紫的紫,把春天织成五彩斑斓的百花图。小雨丝飘洒在沃野麦苗心尖儿上、油菜花叶片儿上,雨丝亲切而柔媚地亲吻,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儿,在叶儿花蕊深处,悠悠地、颤颤地、晃晃地滑动着。绿色小雨丝,愈织愈密,愈飘愈浓,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飘洒在大地母亲胸膛上、肌肤里。小雨丝似母亲甜蜜的乳汁,饱蘸着热情与温馨书写着生命真谛。点点入土、滴滴入心、丝丝入骨。种子萌发了、柳枝发芽了、菜畦吐翠了!青青草、育红花、润鸟鸣。远山近野,鸟儿歌唱,淮河、淝河、瓦埠湖畔,扬波和声,洋溢着昂扬的音符,

焕发着无限活力与蓬勃生机。春雨贵如油,点滴不白流。农人们逢喜雨知时而降,禁不住乐上心头,笑在眉梢。他们一边赞颂“好雨知时节”,一边举伞荷锄,把握时机,趁时耕作。在潇潇的绿意雨中,歌声一片,笑语一串,真是农人在哪,春到哪。农人们披着五彩塑料雨衣,挎着盛满肥料的柳筐和竹篮,轻迈双足,挥动健臂,将如雪若粉的肥料均匀地和着细雨撒向田间。那麦苗儿、那油菜儿,得细雨、肥料的滋润,正呼呼地拔节,嗖嗖踮高。轻风不动叶,嫩芽得以润育,生命增添蓬勃力量。雨水是给予大地母亲的厚赠,这是自然与生灵得天独厚的福音。上天鼓之以雷霆,润之以风雨,万物沐浴于甘霖中,唯美灵动地焕发生机。山川、河流、森林,一切的一切,都在雨水的洗礼下鲜活生动而蓬勃。雨水,天公的福泽。水的家族,有云的柔情,有风的温馨,一点一滴雨丝,一滴滴甘露,轻吻山川,山川便焕发活力;滋润沃野,沃野

便尽显生气。雨水的甘霖,是万物生命的源泉。雨水是天公无私的恩赐,是博大爱心的施与,是万物生命的乳汁,谱写着生命最壮丽的乐章,让世界充满活力与希望。慈爱的雨水,让世界更美好,让万物更灿烂。淮河儿女感受雨水的温润与光泽,在雨水的洗礼下,激发热忱,洗净心灵,体悟生命的真谛与伟力;让天公厚爱的馈赠,永远润泽在淮河的广袤土地上,照亮前行的光明之途。淮河儿女热爱雨水,热情地拥抱天公厚赐的财富。在雨水滋润下,热爱生活,追求理想;共同书写前景如画的辉煌篇章!

雨水,展履心痕。雨水的脚步,从岁月长河流淌至今,蜿蜒曼妙,世事峻发,万物蹒跚。雨水浇灌的先秦文化,璀璨峥嵘。孔子以水为喻,精彩地阐述水与道德人生及社会的关系。孔子说君子见水必观焉,赞美水无私,似德、似仁、似义等。孟子将君子的教化比作“时雨”,谓之德润身,强调润物无声、滋养人心的作用。《易经》则有“遇雨则吉”之辞,视雨水为吉祥、和谐之物。先秦时期,雨水浇灌《诗三百》,孕育鸟语花香,涵养朴实沉静的人性风尚。西汉文献《礼记·月令》将雨水与自然社会相融,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同频共振。汉魏将雨水视为天地和谐之气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等千古绝唱,彰显唐宋词作的江山风骨,那巅峰造极的绝唱极难攀达。元明清的文化辉煌,离不开雨水的氤氲滋养,四大名著问世,尤以曹雪芹《红楼梦》,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,应不过为。淘洗名家词赋,拙笔繁华,甘霖氤氲,雨润文脉,如淮河流淌,闪烁着亘古光华。雨水一直像孩童般纯朴、灵秀精巧,溯千年岁月,承百代文脉,凝岁

月厚重。雨水是美妙的旋律,引导人类进入奇妙神奇的境界。雨水是上天空灵的独特白,又或是被朔风淬炼的坚韧倔强。雨水的柔润绵延,如同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。雨水的低声细语,每个音节每个音符都美得动人心弦。听雨听水潺湲,历代岁月,无不布满雨与水的氣息,雨水的展履,心中痕迹,极干净又清静地流过淮河儿女的美好家园。

雨水,生命源泉。上天浇灌淮河大地的雨水,是生命长河的源头。雨水从天的怀抱中飘然洒落,如丝如缕,如梦如幻,拂山川、洒田野、抚河流,温柔地唤醒沉睡的万物。黄土地被雨水的柔指梳理,种子苏醒,冲破冻土,伸出嫩绿的芽叶。花儿在雨中绽放,像佳人一般,灵动眼眸,娇媚容颜,甜甜浅笑,娇艳欲滴。树木在雨水的洗礼下,绿枝泛青,绿芽满枝,盎然的生机,蓬勃涌动。万千生命渴望雨水养育,动植物获取雨水,生命方能延续。种子无雨水不能萌发,盘根错节的根系无雨水绝难生存,叶片离开雨水无法进行光合作用。农业生产中,没有充足的雨水,农作物不能茁壮成长,更难确保五谷丰登。自然界生存的动物,须臾离不开水源。大自然的河流、湖泊、湿地等水域环境,是众多动物、水生物、鸟类、昆虫等的栖息、繁衍和觅食地。离开雨水,一切生命难以存活。人类文明以农业生产为基石,雨水是关键要素。风调雨顺,有助农作物的生长,人类方能衣食无忧。缺雨少水,人类生存和发展便会步履维艰。

雨水,是生命的源泉,是上天的馈赠,是万物的甘露。淮河儿女时时处处极为珍视每一滴雨水,真挚感恩天地厚爱,让生命在雨水的滋润下,永远绽放绚丽的光彩。

诗 歌

再寄淝河(外一首)

赵少刚

我在淝河边一再丢失的
只是那些轻得不能再轻的东西

他们短促的如冬日午后的阳光

几尾小船在河道上滑行
它们在回旋的水流里不停地
转向,又回到自己的位置

我的孤单还是可以说不出的
一个人点燃村口池塘的枯草
看它们燃尽,却再也回不回顾提时
面对一腔炉火的心情
旧村庄的土地,麦苗刚刚出土
在开裂的土地上,试图结出我们的
往昔,但房屋已经消失了

那些高过河面的浮物
被水流塑成不同形状,沿着小船的
痕迹,向更广阔的河面飘去

我的痛又是没有形状的
面对熟悉的乡音,我却无法喊出名
姓
面对门前的河流,我已忘记她的流
向

我们一直在自己的河流里
越飘越远,此刻有更多的波澜
从我丢失的轻里漫过堤岸

还是仅仅作为一个过客
在时间的缝隙里,虚构了一场乡愁

虚构的故乡

我悲伤是因为我的悲伤
那些曾经以为很长的路
和很远的距离

随 笔

菜苔清香

顾正龙

立春后天气转暖,菜苔仿佛一夜之间便蹿了出来。

此刻的菜苔,经过一夜春雨或是雾水的浸润,通体肥嫩,婀娜多姿,舒展着朵朵碧叶。细嫩滑的芽秆,含苞待放、娇羞可人的花蕾,宛若精心装点的绿色珍珠。

乡村里家家房前屋后,但凡有一块空地,基本都种上了青菜。待青菜快长老了,气温一升高,棵棵菜苔不约而同地呼朋引伴,招招手,伸伸懒腰,再扭动几下腰肢,空气中顿时溢满了清香,好像要告诉主人:怎么样,没有辜负您一冬的等待吧?

这满眼的绿何止是愉悦了人的眼睛和心神,更给人一种启迪: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比拼耐力的奔跑,谁能坚持到最后,谁才有可能领略到更美好的风景。土地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对此更是深有感触:每一季庄稼,从播种到施肥,再到平常的辛苦打理,直至收割,无不是汗水与脚步跋涉的结果。

将菜苔放到清水里洗净,整齐地摆在砧板上,麻利地落刀,“笃、笃、笃”有节奏的声音,是亲切的回响。菜苔通常的吃法是茎叶同入锅,或清炒,或同肉片爆炒。清炒能保持菜苔的原味,爆炒则将切好的薄片倒入锅中,配着翠绿的菜苔,小火翻炒几下,油光发亮,晶莹剔透。再撒入葱花、辣椒丝一炷,香味就被“逼”了出来。起锅,叶熟,茎也可食了。一盘

散 文

春天里的绿

徐满元

正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,春天里的绿,是从冬天那逼仄的通道里挤出来的;是从寒风刀刀上踏过来的;是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中的那把剪刀裁剪出来的;是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洗刷出来的;是尽己所能的泥土不惜用肥变瘦托举出来的……

春天里的绿也曾因胆怯而退缩过,也曾因内敛而羞涩过,也曾因犹豫而徘徊过;也曾因稚嫩而被忽略过,也曾因脆弱而被轻视过,也曾因隐忍而被排挤过。但春天里的绿,比谁都懂得由量变到质变的道理,从而将厚土当作自己储存能量的良仓,将薄雪当作自己埋伏于冬天的伪装,将柳梢当作自己窥探时节的哨岗。待十里春风一片始荡,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之时,那些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小草们,便如离弦之箭似的,向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冬天的残余“倒春寒”,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攻。即便“倒春寒”一向善于负隅顽抗,也挽救不了自己必将败退的命运。而一旦站稳脚跟,春天里的绿便将聚沙成塔、集腋成裘的本领展现无遗。嫩绿、翠绿、墨绿,绿得纯粹、绿得醉人、绿得深沉!铺天盖地的绿,如万马奔腾,如波涛翻滚,如万箭齐发,如风起云涌,将曾经嚣张一时的寒冷,秋风扫落叶般驱逐到千里之外,把让人心旷神怡却一度退避三舍的温暖,迎进春天的家门。

都说“绿叶衬红花”。其实,红花只不过是绿叶大胆说出的心里话,实乃肺腑之言。而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绿叶,使出浑身解数,将名下的红花、白花、紫花、蓝花、黄花变成了夏秋时节的累累硕果,也就兑现了自己对季节的庄严承诺。

春天里的绿,用一种巨大的热情,将生命的活力与瑰丽推向了极致。即使你远望的目光如放飞雄鹰,极尽翱翔之能事,也飞不出春天里的绿所拥有的广阔空域。恰似孙悟空即便一个筋斗云能翻十万八千里,还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

使你远望的目光如放飞雄鹰,极尽翱翔之能事,也飞不出春天里的绿所拥有的广阔空域。恰似孙悟空即便一个筋斗云能翻十万八千里,还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

春天里的绿,既以排山倒海的勇气把季节的发言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,又以见缝插针的智慧,将自己特有的魅力铺展在一棵棵草木的枝枝叶叶上,让络绎不绝的观者赞不绝口。

春天里的绿,虽得势却不张扬,更无戾气。相反,总以谦和的姿态随时随地安抚着每一双流浪的目光,让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,就像鸟儿有了称心如意的安乐窝一样。

春天里的绿富得冒油,却力戒挥霍。相反,仿佛一个勤俭持家的主人,将作为“血汗钱”的绿,一点点存进枝头叶片的“银行”,汇总后悉数交给后来者夏,好让那一层层新绿,化作一抹浓荫,以造福炎炎夏日的憩者与行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春天里的绿,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慈善家;春天里的绿,就是希望的代名词,也是希望通向真实的桥梁;春天里的绿,就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通行证。说得更具体点,春天里的绿,好比一片片肥沃的土壤,扎根其上的丰收数不胜数,叫人喜不自禁。

是,这就是春天里的绿。正如我在一首名叫《春天的绿》的诗中所写:“春天的绿/是‘春风又绿江南岸’的绿/自古绿到今/绿得人心醉——/像嗜酒者过足了酒瘾/绿得人眼痴——/似钟情者迷恋梦中情人//春天的绿/是季节最神来的一笔/为万紫千红烘托气氛/替广袤大地画龙点睛//春天的绿单纯清新/春天的绿源远流长/春天的绿古朴长青//春天的绿/是绘成画的音符/此时无声胜有声/春天的绿/是演奏成乐章的巨幅画卷/是大自然的最强音/是人间不朽的诗魂”。

随 笔

墨香伴流年

孙 瑞

刚毕业那年看见同事在报纸上挥毫泼墨,很是羡慕,经常引得我们几个小丫头驻足观赏。内行看门道,我们这些外行只能看热闹了。“张说这个字真好看,李说这字不秀气,王说这字歪了”,叽叽喳喳表达着对毛笔字的独家评论。

记得第一次写毛笔字还是上小学四年级,开始是描红,用毛笔在印刷好的空心字体上描写,不能出格子,要胆大心细。任凭老师喊破喉咙,我们依旧照猫画虎,奇怪的是毛笔一点也不听话,笔尖软软的,蘸上墨汁手一抖,墨点到处都是。我每写一个字,都能感觉到心在怦怦跳,崭新的描红本,僵硬的手指,动一笔抖一下,大气都不敢出,生怕一个呼吸导致墨迹斑斑,但还是不能幸免于难。一面字描写完,我的脸涨得通红。这时我抬头发现,同桌索性把毛笔扔了,用提前准备好的小棍蘸上墨水在上面涂。我吃惊地看着他问:“这也行?”他伸出黑黢黢的手说:“书法大师不局限用什么笔,我这是独门独派。”我听得入神,好奇地问着他一笔一画描着。老师突然揪起他的耳朵说:“来来来,书法大师给大家表演一个。”我们哄堂大笑。

教室里的哄笑声已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。同学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都成了花脸猫。

再次执笔是读师范的那几年,三笔字是老师的基本功,每天写写画画。起初兴趣浓厚,从执笔到运笔,基本功的练习丝毫不敢马虎。久而久之,总觉得驾驭不了这笔墨,点、横、撇、捺看着简单,实则写好难于登天,就寻思着偷懒,

能少写绝不多写,能少画绝不画,因此没少被老师训。

如今要陪孩子写作业,闲来无事就翻出尘封已久的文具,其实我这一套还配不上“文房四宝”这个高大上的称呼:廉价的毛笔、几张报纸、瓶盖里盛点墨,字帖也是班里孩子们丢弃的写生字。就这样东拼西凑组成了一套简易书写工具,闲暇时刻便拿出来涂鸦一番。儿子美其名曰:“大师出手就是不同凡响,这个字好像张飞,这个字像黛玉……”

无意间了解到一位同事对书法很有造诣,就请教了她。不听不知道,一听吓一跳,她告诉我,想写好毛笔字,基本功一定要扎实,要选好字帖,要会读帖,字的结构、间距和每一笔如何起笔、该往哪收笔,要熟记于心。听得我脑瓜子嗡嗡的。我沉默了一会问:“这些字有技巧吗?”她笑了笑:“熟能生巧。”下班回家第一时间打开电脑,疯狂查资料“毛笔字新手指南”,浏览器快速加载着内容,眼睛盯着屏幕上的字转动。放下鼠标深呼吸,大声地告诉自己:我一定要做好。

接下来在同事的指导下买了字帖,每天饭后打开台灯,伴着舒缓的轻音乐,墨香在指尖环绕,瞬间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对,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写毛笔字。

现在闲暇时光,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毛笔字。渐渐地也悟出了一些感想:80后的我不再追求速度,而是享受每一笔的从容。写的不仅是字,更是生活的温度,每一笔都是一次修行,每一个字都是一种态度。书法,让生活更有质感,让心灵更宁静。

散 文

细雨慰春心

程晋仓

一冬雨雪甚少。翻过阳历年,临近春节,恰在除夕前一天的傍晚,夜色将浓未浓之时,天空忽地暗淡,凌空飘落下许多雨滴。淅淅沥沥,细细密密,正应了“润物细无声”的诗意。它就在天刚麻麻黑时,于窗外窸窸窣窣地落下。雨状若牛毛,细如银针,垂下云端,滑过高楼,滑过树木,滑过矮墙,滑过屋檐,轻声慢步,柔柔地叩响灿灿照明的窗。

生活在这片久燥的土地上,此时若无雪,有这么一场绵绵春雨,兴许是好的——虽然正值春节。这样的初春细雨,无论在梦里梦外,城里乡下,正午子夜,我向未未留太深刻印象。独独偏爱傍晚人定时的雨,不为别的,只因外面湿漉漉一片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,能予人一种别样的心境:让人沉默,让人幽思,让人冥想,让人清醒更何況,此刻窗外的雨并非往昔那般

滂沱,而是细得像针、似线、如丝。从窗内往外看,若有若无,若隐若现。天空仍是去岁冬日那笼统的单调色,灰白雾气应景而生,笼罩着淮河平原这一望无际的天地。一切在雨中更显幽暗,没有晴朗时的蓝天白云,没有春夏的灿烂光影,单调得甚至让人生出淡淡寂寥。但因了这细雨,非但不惆怅,反倒更觉有几分悄然的欣喜。

长淮大地,处在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上。熟悉春天的人,大抵知晓春天的脾性——她向来不是泼辣的,而是腼腆羞涩、温柔可人。春天的到来,总在蹑手蹑脚中,在细微处,在怀想里,在渐变间,悄无声息地来到身旁。

窗外行人的脚步声渐渐悠闲起来。并不匆匆,甚至能从那步履声中辨出他们的神闲气定、从容自若。很显

然,这场细雨并未让他们意外,犯不着为此加快脚步。他们分明知道,这雨丝落在身上虽还有些微凉,却绝不会让人瑟瑟发抖、缩头缩脑。

倚立窗前,默对远方连绵的八公山、舜耕山、上窑山,欢快流淌的淮河水,以及焕发生机、亭亭而立的树木,都

在蒙蒙雨雾中幻化成似虚似梦、不可触及的朦胧。思想的野马早已在这模糊的雨中挣脱缰绳,纵情驰骋。从依稀的朦胧里,我仿佛看见故乡村庄红砖灰瓦间袅袅升起缕缕炊烟,八公山边坡坡上正悄悄吐翠的茅草,沟渠旁悄然绽放的迎春花藤;看见走在田垄小路上的母亲迈着蹒跚的脚步,父亲当年远去的高大背影;听见清早挑着竹篾筛子卖豆腐的人走街串巷吆喝“豆腐——”的长声,拉架车人穿房过巷、拐过街角叫卖“打酱油、打醋哎——”的吆喝,还有一群群叽叽叫的小鸡飞快地啄食着慌张逃命的蛐蛐和小虫……

人夜,雨还在下着,淅淅沥沥,薄若羽翼般轻盈透亮。可我知道它的心思,它的思绪,它的渴盼。我静静地听着它轻轻叩响春的心扉,等着它轻轻推开春天的门帘。



窗前报春 左先法 摄